



百姓故事

故乡的野酸枣

文/董国宾

一到秋天,家乡的山坡上野酸枣好像有个约定,说红都红了。酸枣树一株挨一株地连成了一片,红彤彤的野酸枣密密地挂在上头,梅朵一样笑得欢喜,红得热烈,似一片燃烧的霞,看醉了家乡的山坡。

家乡有一座山,放眼望去,山坡起伏,弯弯曲曲,酸枣树不知什么时候在那里安了家。它们像一株株荆棘,细枝细条,低矮矮,总也长不高。比起青松、栎树,单薄得近乎可怜,却很有筋骨和活力,呼啦啦爬满了崖畔和山坡。春日山野变暖,各种花草树木吮吸春天的雨露,在清新的空气里伸展枝条,酸枣树却长得格外小心,悄悄慢慢吞吞地抽芽吐绿,到了夏初,才开出米粒状的小花瓣,浅黄的颜色让人瞧不上眼。桃树、杏树、梨树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赶趟似的开满了春天,酸枣树以自己的方式生长,细细碎碎长不大的小花瓣,带着泥土的气息,淡定不张扬,却又不经意地惹眼和盛大。它们在温暖的阳光下,一片片一丛丛地长满枝条,细细密密地织成一张大网,漫山遍野,满眼都是,让人充满怀想和展望。峰山坡上,酸枣树的春夏秋冬连成了一片,像是一次午睡过后,秋风一吹,野酸枣就长成了。先是有半边红润,秋深了,也就红透了。

野酸枣又名山枣,个头像蚕豆,核大肉薄,滚圆滚圆的。摘一颗放进嘴里,酸酸甜甜的,虽算不上好吃,却很是讨山里人喜欢。从前村里的小孩子没零食吃,大人干活回来,就从山坡上摘回一些。孩子们乐颠颠地迎上去,伸出小手接过来,兜里塞得满满的。上学的时候带上一袋,一下课就吃上几粒。有的上课偷吃,身上的野酸枣被老师全部没收了,就心疼地咧着小嘴直哭。大一些的小孩子三五成群地跑到山坡上自己摘,一边摘一边吃,够不着的野酸枣,就用拴在竹竿上的铁丝套钩下来。野酸枣甜里透着酸,孩子们却只嚼到甜,酸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他们尽兴地在酸枣林里玩上大半天,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。摘酸枣时,免不了被酸枣树上的硬刺刺伤,没谁叫过疼。大人们还常常背着背篓摘酸枣,换回的零花钱,不是给孩子们买书包,就是买块布料给他们扯上一件新衣服。在孩子们的童年的记忆里,野酸枣是抹不掉的快乐和喜悦。

酸枣树,谦卑,坚毅,耐瘠薄,生命力强。山坡上,乱石中,岩缝里,只要有扎根立身之处,都能随遇而安。山坡上的酸枣树呀,就像一个乡间小伙,天然,率真,野趣,有个性。别看它们浑身带刺,不可作观赏之用,乡里人就是喜欢。酸枣树能做成篱笆墙,给庄稼人守家护院,结出的野酸枣有酸有甜,还包含着人生的道理呢!

乡里人喜爱酸枣,酸枣就在山坡上长着。秋又到了,一个个透红的果子挂满了枝头,乡亲们正忙着在山上采酸枣。采摘的野酸枣,可生吃开胃,还可做成酸枣面,加工成酸枣罐头,酿成酸枣酒。酸枣仁可炒着吃,也可熬制酸枣仁绿豆粥。野酸枣营养成分还很高,除含多种微量元素,还富含维生素C。新鲜的野酸枣维生素C含量是红枣的2-3倍,是柑橘的20-30倍,被誉为维C之王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野酸枣“安五脏,轻身延年”,有养肝、宁心、安神、敛汗之功效,主治神经衰弱、心烦失眠、多梦、盗汗、易惊等,同时又有一定的滋补强身作用,野酸枣的妙用还真不少呢。

离家在异乡打拼的我,每到秋天便越发情念家乡的野酸枣,于是父亲便会打成包裹邮寄来一些。新鲜的野酸枣个个透着红亮,展露着幽幽幽思和深情。我拿来和城里的同事分享,不想,他们还没张口就酸得直摇头,连忙朝我摆手示意口味不佳。也难怪,野酸枣深居山乡,久居闹市的人们怎知它的好,它的妙呢!

记忆

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

文/林福臣

我是1965年应征入伍的义务兵,五年的军旅生活虽平淡,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1965年4月,我被调到团政治处电影组。那年初部队搞营建,组长任建荣对我说:“小林,营建工地设一个广播站,打算分配你去搞战地宣传,只有你一个人,因为你有文化,在地方还当过老师,相信你能完成任务的。”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,心里很忐忑,便说:“我文化水平也不高,还有地方口音,能行吗?”他鼓励道:“没问题,在干中学,边学边干!”任组长又介绍了一些具体任务和有关情况。

说是广播站,其实就是在营建工地附近的工厂借了间房,有一台100瓦扩音器、电唱机、麦克风等设备,任组长耐心地教我如何使用设备,如何与室外的4只大喇叭连接等技术及注意事项。三天后,任组长回团部了,我开始单独负责施工现场的宣传工作。我那时二十岁出头,出生牛犊不怕虎,同其他战友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青城的盛夏骄阳似火,营建工地一片沸腾,处处可见你追我赶、热火朝天的情景。我的任务是把参战官兵的施工进度、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好人好事报道出去。我既是“记者”又是“编辑”,还是“播音员”。每天不定时地开机,稿子不用精心修饰,也不用谁审查,需要播出时拿过话筒就开始“直播”。内容多是某某连队官兵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”,某某连队“干劲冲天,挥汗如雨”,某某连队“垒砖砌墙进度快、质量好”之类加油鼓劲的消息。虽然我的水平有限,播出的消息也不专业,却在官兵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,若哪个连队未被广播站表扬,就像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一样。有一次,八连长孙道成沉着脸问我:“小林同志,八连平均每人砌砖1500块,全营进度最快……”我赶紧表态:“孙连长,工地太多,我一个人跑不过来,没及时播出,下午大喇叭上见!”到了下午,我第一时间播出了八连的事迹。这下可不得了啦,八连官兵干劲更足了,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就有不少战士偷偷来到工地加班,中午不休息顶着烈日挥汗如雨……我深受感动,更体会到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。

随着工程的进展,广播喇叭也随着施工队伍不断转移。挖坑立杆,爬杆架线,维修设备,安装喇叭,所有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干。不但不觉得苦、累,反而觉得充实、快乐。到了年末,营建工作结束,我也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

之后,我又回到电影组干了四年放映员。因为部队在外地执勤点比较多,放映员的任务就是把电影送到各值勤点。最远的地方距离团部一百多里地,当时多数是用马车拉放映设备,往返就要好几个钟头。夏天还好过一些,冬天就难了。虽然穿着军用“大头鞋”,可两只脚还被冻得像猫咬似的疼痛难忍。有一年除夕,我和战友陈文曦坐马车去红山口给连队放电影,放完后连夜往回赶。七八十里路,走了三个钟头,坐在车上冻得挺不住,就下车跟着马车跑。就这样在车上坐一会儿,下来跑一会儿,再上车坐一会儿,再下来跑,回到团部已是凌晨了,过年吃饺子的时间早就过了。像这样披星戴月,爬山涉水,忍饥受冻的事,在部队是习以为常的事。但是,这些经历却让我养成了不论在什么岗位、什么艰苦条件下都能努力工作,也练就了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作风。

我学习写新闻始于部队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参加了部队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,第一次听内蒙古日报社编辑讲新闻写作课,受益匪浅。我的第一篇稿件《活跃在工地上的军官家属们》被内蒙古军区《红色战士报》采用发表。此后,我一鼓作气,又写了《工地上的土专家》《暴风雨中救儿童》《我能独立工作了》等稿子,先后在《内蒙古日报》《红色战士报》上发表,还被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采用播出。先睹为快的首长与战友们见到听到我的稿子被发表都急忙给我报喜:“小林,你的稿子又在报上登出来了!”

日月如梭,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,那些让我无比怀念的激情岁月和我的首长、战友们都成了我心中永不磨灭和替代的红色记忆!

百姓博客

平房往事

文/王贵宏

几十年前,中国百姓大多住在平房,虽然家家户户之间有围墙或者板子隔着,却圈不住相互串门觅食的鸡鸭鹅狗,更隔不开那份邻里情。于是,一个几十平米的落脚之地,常常承载着一个家几代人的记忆,有些往事虽被他们带到了远方,但记忆并不会像斑驳的墙皮剥在岁月的角落。

平层的邻居们没有生疏、距离和冷漠。隔墙递过来的两棵大葱或者一碗饺子都在传递着一份份温暖的情意。谁家的大人不在家,也不会担心孩子放学饿肚子,不会担心孩子打雷下雨会害怕。那时,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,被人们演绎得格外生动。

清晨,人们被清脆的鸡鸣唤醒,接着家家户户的烟囱一家跟着一家地飘起缕缕淡白色的烟。冬天,平房里虽然没有暖气,但家家有火炉和火墙,炉内烧着木头、煤碳,火焰轻轻地舔着炉盖,寒气被赶到窗外,变成了美妙的窗花。

再寒冷的冬天,炉上的水壶不时喷出的热气,让整个屋子就暖和起来。在那个徐徐散发热量

的火炉上,可以烤豆包和土豆,也可以熬小米粥,那“咕嘟咕嘟”的开锅声悦耳而温馨,好像那散发着热气的锅里煮的不是什么诱人的美味,而是一段温暖的时光。

平房屋里的墙体和棚顶一般都是用旧报纸糊的,虽然是为了防灰尘和美观,但也有吸引人读报的成分,上面那些国家大事、风土人情各类新闻,如万花筒般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土墙上那一张张薄薄的报纸,如同给孩子们打开的是一扇扇可以看向世界的窗口,放飞着他们的想象。

住平房的人家,菜窖是绝对不可缺少的。虽然萝卜、白菜、大葱这几样菜单调而普通,却是漫长冬天人们的主要蔬菜。屋内还有专门储藏土豆的菜窖,那满满一窖窖的土豆、大白菜除了一家冬天人的保障,还可以用于春天做种子。菜窖虽小却是全家的菜市场。虽品种不多,却装着一整个冬天。

平房人吃饭用炕桌,一种木匠手工制作的桌子,大多用榆木和红松做原材料。桌上的纹路清晰,记载着木头的质地和桌子的年龄。除了承担

起餐桌的责任,炕桌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孩子们的学习桌。无数个星期天和寒暑假,我们都是伏在那张四四方方的木桌上,一笔一划写着方块字,那一本本作业成为我们日后通向更高学府的铺路石。

平房里长大的孩子,因为很少有独生子女,所以从不娇生惯养。几乎没有啥零食吃,平时连苹果和糖块也不是可以随便能吃得着的。游戏虽然单调,却因为参与的孩子多而充满了趣味。男孩子弹玻璃球、“打冲锋仗”,女孩子“跳皮筋”“跳格”等简单的游戏,快乐了时光、锻炼了身体。

被爆竹炸响的平房的除夕夜格外热闹,小院被红灯笼和冰灯映得通明,孩子们拎着各式各样的小灯笼挨家挨户地拜年,传递着新年的问候。一大家子人挤在屋里,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,听老人们讲那些曾经的故事……

如今的平房越来越少,故乡儿时的平房也已永远的消失了,只留下那些曾经发生的平房里的往事久久无法散去……

通辽人

我把爸爸借给你们

文/王琳琳

“我的爸爸是超人!我把爸爸借给你们,希望能早点战胜疫情!”这是我刷朋友圈时偶然刷到的视频。当时看完了特别的感动,小朋友口中的爸爸正是我的同事刘子群,34岁的科左后旗散都苏木党委副书记,也是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散都苏木的总指挥。

11月初的寒风虽谈不上刺骨,但也足以让人裹紧衣衫。冷风中刘子群在隔离酒店下焦急的等待着学生解除隔离,口罩挡住了被冻的通红的脸颊,眉宇之间充盈着想要带“孩子们”回家的热情。从那一刻开始,刘子群就开启了“5+2”“白+黑”的工作模式。清晨天蒙蒙亮,他便驱车前往甘旗卡镇等待隔离结束的学生们,身边的同事不理解地问:“子群,接学生的时间还早,吃完早饭再去吧!”他却笑着摇了摇头:“还是早点去吧,孩子们隔离了这么久一定很想家,我可以等他们,不能让他们等!”说罢动身启程,车轮压在雪地上划破了原本寂静的街路,把每个隔离点走一遍后,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两点多,看到孩子们都做上了回家的大巴车,刘子群才驱车返回苏木政府,实在饿了就在回来的路上吃两口面包、喝点

带冰碴的矿泉水。回到单位,他马上开始统计明天即将返回的学生名单,安排好管控措施,再将其他人员信息全部整理好已是深夜。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持续了近一个月,期间因为曾接触到确诊学生病例,刘子群被隔离了7天,隔离期间他每天通过电话安排工作,保障散都苏木疫情防控工作照常进行。

11月中旬,全旗各地社会面分别出现感染病例,当时情况紧急全员核酸的任务又给刘子群的肩膀上压了担子!作为总指挥,他在全员核酸前一晚上就要联系医疗支援队伍,到旗里取物资、安排各村准备采样台、组织镇村两级干部的人员和车辆分工,最后一项就是物资分配,全部安排妥当了已经是凌晨四五点了。他抓紧让干部们休息,自己却在反复查看工作流程,生怕哪个环节出现纰漏。凌晨6:30分,支援队的大巴车开进了苏木政府院内,从分院分组到各村开始采样不到40分钟一气呵成,全员核酸各村秩序良好,到中午各村就完成采样,最后收尾工作完成后,他随便吃了口饭又开始了下一项工作。10天内,连续5次全员核酸,这样的工作强度仿佛随

时都能将他压垮!可他每次都咬牙挺过来了。

12月初,国家出台了进一步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,这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。直到解封的那一天散都苏木未发生一例确诊病例,刘子群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在为期一个半月的防疫工作中,他没时间照顾老婆和孩子,整个人也整整瘦了15斤,领导和同事们都在眼里疼在心上。

几天后,支援甘旗卡主城区参与疫情防控的20名苏木干部结束了支援任务回到家中,其中有多名干部出现发热症状,刘子群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党委政府申请药品和抗原试剂,挨家挨户将党委政府的关怀送到每一位支援干部手中。随后,刘子群也出现了高烧的症状,近40度的高烧让疼痛钻到他身体的每个部位,裹着棉被仍浑身发抖,他依然一个人咬牙坚持着……

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,没有人能置身事外,在这个寒冬,是一个个像刘子群这样的平凡人挺身而出守护着一方百姓。哪有什么天使,不过是一群平凡的人换了一身衣服!没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不过是有人在逆流而上、负重前行!